中华古籍保护
12238

天津特別市
市立第二圖書館
河北省立
天津圖書館
12238

天津特別市市立第二圖書館 28-11,1.0000

民國十六年丁卯九月劉乾耔裝訂

中华古籍保护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天津圖書館藏書之章

靜觀室三蘇文選總目

老泉先生集

論十三首
權書六首
衡論十首
幾策二首
書七首
記三首
字說一首
引一首

東坡先生集

論二十六首
志林五首
策一首
策略五首
策別十七首
策斷三首
書二首
疏一首
劄子一首

書六首
記九首
序四首
襍著二首
賛一首
碑文三首
銘一首
賦二首

潁濱先生集

論十二首
策二十五首
書三首
記三首

靜觀室三蘇文選附入批評姓氏

先朝

朱晦庵　朱文公集

呂東萊　古文關鍵

黃東發　黃氏日抄

趙德麟　侯鯖錄

李方叔　李方叔集

李性學　文章精義

樓迂齋　崇古文訣

唐子西　唐子西集

謝疊山　文章軌範

洪容齋　容齋隨筆

虞邵庵　文選心訣

東澗老人　妙絕古今

國朝

唐荊川　文編　名賢策論

茅鹿門　八大家鈔

鄒東郭　續文章軌範

楊升菴　丹鉛錄

李于鱗　白雪樓批點蘇文

宗方城　蘇王摘成
林次崖　古文類抄
姜鳳阿　三蘇文範
王槐野　春雨堂談藝
胡秋宇　文章正宗鈔
高季迪　已下俱係抄本
邵二泉
呂涇野
王浚川
錢東湖

陸少石
文衡山
沈晴峯
呂雅山
黄宗一
胡思泉

靜觀室三蘇文選凡例

┃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	轉或提或連
○○○	妙境
、、、	佳境
（ ）	字毋或主意
○○	字眼或主意
●●	字眼或主意
「 」	大段落或譬喻
——	大段落
——	小段落
—	段落中枝節
—	承上起下一篇歧路處

凡上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俱係先生手採羣書批詞或先生手錄諸長老所傳批詞大都品鑒精核者輯之不則削去

凡上無標識者皆先生所自批評卽一點一圈亦有深意總之出自先生者十之六七出自諸長老者十之三四

一集中註釋非出先生原帙皆余等平日所得於聞雖

而閒抄鐫於三蘇集中者今皆增入

一兹集未必可盡蘇文特先生遊海上遊茗中時採以爲舉業之資而帷中諸弟子私錄之者故其文近舉業者並在集中於舉業稍遠者皆所不輯

一舊本乃宋曹訓所刻故凡朝廷陵廟字樣或題或空今照史鑑舊例與代尊稱皆不題空

一三蘇集世無善本兹集取宋板舊刻一一校讐頗無差謬

門人海昌徐壽朋謹題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天津圖書館藏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專任使
無責難
無沮善

卷之九

策別

敦教化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教戰守
去姦民
省費用
定軍制
蓄財用
練軍實
倡勇敢

策斷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卷之十
書
上神宗皇帝
代張方平諫用兵
疏
代滕甫辯謗乞郡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
卷之十一
書
上梅直講
上韓太尉
上富丞相
上曾丞相
應制舉上兩制
上劉侍讀
卷之十二

記
蓋公堂
喜雨亭
超然臺
醉白堂
寶墨堂
寶繪堂
放鶴亭
思堂
大悲閣
序
六一居士集
范文正公文集
樂全先生文集
錢塘勤上人詩集
雜著
稼說
日喻
贊
王元之畫像贊

碑
表忠觀
潮州韓文公廟
司馬溫公神道
銘
三槐堂
賦
前赤壁
後赤壁

潁濱先生集
卷之十三
論
商
六國
漢
三國
晉
梁武帝
隋
唐

五代
燕趙
北狄
老子中

卷之十四

策
君術一
君術二
君術三
君術四
君術五
臣事一
臣事二

卷之十五

策
臣事三
臣事四
臣事五
臣事六
臣事七

臣事八
臣事九
臣事十

卷之十六

策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三
民政四
民政五

民政六
民政七
民政八
民政九
民政十

書

上兩制諸公
上樞密韓太尉
上劉長安

記

王氏清虛堂
齊州閔子廟
吳氏浩然堂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一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茅鹿門曰蘇氏父子於論六經處支離旁午特其文婀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老泉先生集

易論

老泉六經論大都強詞輒見渺茫不根非經術正論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態故全輯之

言易道之神所以救禮之衰禮不變則易不作

作易者聖人之機權所寓也

提起下分解子瞻子由二公作策論多用此法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一句剪住下復番起○

越郡謝應魁寫
武林夏尚賓梓

文法頓挫可誦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前半段都是論禮後半段方是論易子瞻子由二公作策論以客形主全用此法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

合說一段

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詳論易道見道之所以神而天下尊之也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理不透

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出周禮卜師）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老泉六經論須看禮論起

文字止兩大段前一段言拜起坐立之禮不可強以行諸世於是舉而先之吾身所謂恥之之術也後一段言拜起坐立禮之末也聖人以之教天下者乃其微權所在欲天下緣禮之末而不忍犯其君父兄也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重說

區區以坐立拜跪論禮禮止是哉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

又番起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鄉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

收盡一篇眼評

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老蘇論禮不若長公之論精吾特取其衍文滚滚以爲作時論者壯筆鼓氣之助

樂論

轉接開闔極有妙手

如此三疊時論家利器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

一句未了又生一句矢口而發靡不中節

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小結束）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

筆勢如龍

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小結束）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

看他播弄筆意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筆意空靈

緩緩說到樂處

妙境

觀天地之間而得其至神之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吾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蹷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蹷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收入正意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只以色怨二字反覆成文意多而不重辭煩而不雜中間轉入詩處筆力更高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通篇四五轉處絕佳

如片雲零亂長空風生捲而爲一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又生出淫叛二字來

自是老泉筆力

必先得此二詩然後立論

透

總歸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此二証妙）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雷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益詳　易禮樂詩四篇只是一篇文字

書論

正意只在腹中兩段前一頭後一小尾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以三代忠質文之異尚言風俗之變

以舜禹湯文得天下之異言風俗之變

好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實）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

有顯功既以受命而疾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帶說）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謝疊山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

唐荆川曰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胡思泉曰看他辯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立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

呂雅山曰公私二字是一篇骨子天子之權與魯是一篇主意

臺閣氣象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一難）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又翻）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文翻）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一解）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且不盡說出）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二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二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有考據）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至此方說明其解却在後）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三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三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

至此方盡說出與魯周公之意乃一篇正意

意外生意發揮

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四難）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四解）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全是無中生有）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

與魯也（又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用此一段方見前意不虛）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有收煞）夫子固明以與魯也（餘波）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

好結

妙

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史中論

識見精詳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通篇分段落立論大類策體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寛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沾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覇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于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茍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玁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猶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目名之耶不目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目號謚名名之而目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

所謂無道法而時得仲尼遺意者也

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議論的確筆力精硏而疏越之氣未嘗不存眞國手也

鄒東郭云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後生熟此妙訣下筆自警世駭俗矣

呂雅山云老泉習從横家故以從横之術矯孔子之論然其說亦不可廢

茅鹿門曰老泉諫上論可稱千古絕調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幹旋）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援引古事該覈詳切博而不贅

者皆是說而然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然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得此一段文氣方壯且發以說爲諫之意甚遠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斡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入諫曰願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

秦太后與嫪毐通秦　王知之夷毐三族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取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而諫諫已解衣就烹王謝之迎歸太后

秦攻趙急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不從左師觸讋願見太后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讋曰父毋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以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

秦使張唐往相燕欲共謀伐趙唐不欲行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武安君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說燕將曰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其志各欲南面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因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乎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田常作亂於齊欲移兵

伐魯子貢說之曰不如伐吳夫憂在內者攻強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
者大臣有不聽者也君伐魯而勝則主心驕大臣
交爭君之立於齊危矣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
內空孤立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　楚欲圖周
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
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
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
矣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魏王使新垣衍入邯
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郄其兵魯仲連適在趙
說之因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劉澤高帝從
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澤說呂太后所幸大謁者
張卿請立呂產爲王諸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因
又說之王劉澤　辟陽侯幸呂太后惠帝欲誅之
朱建乃求見惠帝所幸閎孺說之曰君何不肉袒
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
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閎孺從其計言於帝果
出辟陽侯　梁孝王令人刺殺袁盎天子使使者
責梁王鄒陽見王美人兄王長君曰梁王誅太后
必切齒於貴臣臣恐長君危於壘卵君誠能爲上
言得毋竟梁獄長君必自結於太后而長君之弟
愛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范雎見秦昭王於離宮佯
爲不知而入其永巷中宦者逐之曰王至雎繆爲
言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昭王因跪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酈生謂沛公方倨牀令
兩女子洗足見酈生酈生曰足下助秦攻諸侯乎
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何爲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延酈生上坐謝之　孟嘗將入秦賓客諫不
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
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笑曰我
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
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子欲行如不得還得無爲
土偶人所咲乎孟嘗君乃止　楚人好以弱弓微
繳加歸鴈之上者頃王聞而召之對曰小臣之好
射鶀鴈羅鶩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昔三
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爲弓
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　蒯通見齊相曹參曰
婦人有夫亦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

足下即欲求嫁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國先生梁石君齊之後上也隱居不嫁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上賓
不嫁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
亦猶是也彼東國先生梁石君齊之後上也隱居
足下即欲求嫁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

諫論下

茅云雖不如前亦自痛切

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於賞以勸之刑以威之蓋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不刑則不懲也結復歸重於刑便見議論疊疊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

設喻之妙無出於此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茅云又一轉更精神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二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老泉先生集

○管仲論

通篇責管仲不能臨没薦賢起起伏伏有許多筆法許多旁景學者須熟讀暗記方盡其妙

謝疊山曰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

樓迂齋曰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責得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樓云文字若使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

委曲精詳字字可法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一篇本末事情之摠）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接妙）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借此形容下邊）及其亂也（文字深機處）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文氣宛而當）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含蓄）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好思致空）仲之

反復有餘味在此數行

極力紆徐

青一點何處得來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
此是本
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
此是末
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
看他過脉
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
驚人語
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關鎖

樓云到此意已竭却把文公來比並

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
此是本
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此是末
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又換新意起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如此是仲以爲當時無晉文矣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

切証

筆勢如破竹一句緊一句

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詞不費而意有餘）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亾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爲威

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必

胡秋宇曰老泉生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傳寫者追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矣

明論

議論俱是從横之術宜乎方正學非之然筆勢翩躚恣態無窮足稱神逸

樓迂齋曰此等意脉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主意只是不測亦是一要字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瑕亦然

又添一常字時字襯上兩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日月者造化之常

雷霆者造化之時

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只一句提開聖人此文字緊慢用舍之法

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權之竊咲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明所不及）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明所及）一卽墨

此是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賢人之治天下以時也

此是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之喻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輕洒清逸之文得意處如雲散鳥沒不見形影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智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泰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泰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距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

須看其無意爲文妙處

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泰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泰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知介甫於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於方用者呂獻可雖盧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辨姦論

觀東坡謝張太保書其所惓惓稱揚乃翁者亦在辨姦一論

讀辨姦論及名二子說知老蘇有大識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不辭）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不是顧治之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不是顧治之主）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暗指介甫）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明指介甫）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善陵駕龍驤虎步在此老掌中

古色蒼蒼

確論

暗應王衍
盧杞二段

結處更說
得有餘不
盡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非惠帝德宗）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

確論
暗應王衍
盧杞二段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小序絕佳

權書 并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爲宋朝武備不振而作）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書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姜鳳阿曰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彩過之老蘇自謂孫吳之簡切無不如意非誇辭也

[illegible]篇[illegible]九[illegible]各不相屬

李性學曰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篇之類是也

王浚川曰此篇多名言逐段爲支節蓋本兵書與案古今而雜言之者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

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

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

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
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將矣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
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
形固則力有餘矣

風骨高可與孫武子荀卿驅騁

攻守

錢東湖曰按傳記論奇道伏道處古今名言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

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

跐而主人之不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目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劒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洲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

証正道奇道伏道言錯而辨文宕而嚴

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茅鹿門曰此篇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却自縱橫可愛

高帝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爲實

謝疊山曰此論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淺學可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妙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一篇題目命周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謝疊山曰此處可見老泉讀書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此段如論之冒頭）天下之勢舉指摇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此段如論之原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

有眼力作文有筆力

謝疊山曰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鑿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

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

方入正意

此段如論之講題

謝疊山曰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

前面大操至此始縱只以淡意結之

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椎埋言排殺人而埋之出酷吏傳

此如論之結尾

李方叔曰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於論

高季迪曰人所共嘗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噲諫遷屯霸上此眞有帝王施爲氣象及高帝既老托疾絕羣臣噲排闥數語有大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建侯功足矣況其賢如是乎論者誠刻矣哉

暗刺項籍

項籍

譏項籍不能審知天下之勢乃急無用之鉅鹿而忽要害之關中所以死於沛公之手文字有鋒芒有機軸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

有經略

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

精核

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
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
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
師入之易耳且亾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
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
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茅云引証恰好

茅云以下踔尾處借蜀相形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
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
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餘波）
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
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亾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
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茅鹿門曰老泉此論亦雄矣以予觀之亦事後披成敗立一家之說耳當時秦兵之強勁者大畧盡之鉅鹿鉅鹿敗則關中已搖故高帝得以重璧請和瞷其怠而擊之也苟如老泉之說籍且釋趙之救而據爲入秦秦強兵在外未挫關中守如故章邯輩尾其後而內外夾攻之恐未必得志也即如籍能入秦以彼叱咤之資豈能一朝破秦之後即可以東嚮而制諸侯哉亦過矣

弊不在戰

弊在賂

○六國

識高句健前後段落井井有條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亾與戰敗而亾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燕趙之君戰而不賂終於亡者何也以用武而不終也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正應不賂者以賂者喪）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亾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末一轉有無窮之感蓋指當時賂契丹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楚魏韓）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燕）不行良將（趙）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滅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子貢

茅鹿門曰蘇氏父子之學出於戰國縱橫者多故此策大略亦竊陳軫蘇秦之餘而爲計甚工又曰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於戰國傾危之胥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却是以補子貢之所不及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更見精鑿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

再生議論起

茅云末一証最切事情

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靜觀堂三蘇文選卷之二 畢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老泉先生集

衡論 并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衡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用腹心之臣

此篇辭拙而工體方而圓意直而曲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

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
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
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
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
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

歷引古人處文甚錯落

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
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

取天下無機不能

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
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
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

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
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
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
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
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
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
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
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
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
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

守天下無機不能

虛証妙

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凞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

近世任宰相之輕如此則不可以有腹心之臣而何以議天下之機

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憂君辱不辱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

任心腹之臣者當如此

舍百官洸洸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姜鳳阿曰老蘇善讀史看破高祖駕馭英雄之術特作此論

才將不可棄顧用之之術如何耳

御將

此篇有格局一步進一步不似他篇各爲片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茅云先爲此兩端以發已所見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文字譬喻如易立象寫不窮之意自有文字來譬喻莫善於莊子次則國策再次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蓋賞耳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可施之才小者）
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可施之才大者）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御制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豈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先賞）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先賞）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蘇氏父子耳

先賞之說施之才大者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妙）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斷制妙且貫串上二文氣）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
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
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不先賞之說施之才小者

抽韓信事作結

茅云結中三轉聲態

千里之江漢而注之海更作一番波瀾滃急處

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茅鹿門曰老蘇之文甚工其以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之待韓彭一着可謂痛切然獨不思宋太祖之御諸將更有處分則知智之一字要非至理

任相

只以隆禮重責轉展立論筆巧而意不窮

說在將正爲任相者立地子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

隆禮

重責

合言隆禮重責

正意結束於此下復脫換

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故勿責以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

隆禮重責前面平說此處忽又低昂說

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

此轉更高平波中湧一波頭

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愧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此轉更高平波中湧

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愧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

廣士 用胥吏

欲擇吏胥之賢者而用之文氣疏達可喜

盜賊夷狄中含胥史賤吏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

引到胥史賤吏上詞不貴而意紆徐

古今相形處妙

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官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眾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

徒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

一句歸入正意

吏賤吏獨棄而不録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

見古人用胥史

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燿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

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

見胥吏可用

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

用胥吏者如此

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俯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何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

意足

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老泉平日鏤腎鏤骨以求其至者在戰國策故權書衡論諸篇多似戰國策然其行文出沒變化錯綜吞吐處自不同試取蘇張陳樓虞范諸人之文參對之自當了了

姜鳳阿曰老蘇自負其才如賈生故先正亦謂此策如賈生而文更燦爛

立一句大意起

幾策 共二篇俱取

審勢 欲定威惠之所尚者當審天下彊弱之勢

以威惠強弱四字作骨子議論反覆而整嚴氣脉錯綜而貫串文之最有精神者

樓迂齋曰看他筆勢句法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縱橫之習亦見於此

唐荊川曰文勢一步緊一步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

強弱威惠是一篇字目

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

行文錯綜

轉入本意來

精華

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

（藏弱政弱勢强政强勢八字於此立後案）

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幷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

（舉周秦說宋獘凡三段有間架而筆力雅）

（稱）

（不曰宋勢弱而曰宋勢强此議却妙）

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竪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由祈百端卒無形影）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是說今影子）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

（沈晴峯曰此等大議論最宜潛玩有宋一代治體如指掌其說得行何至梯山）

航海之事乎

提弱政强勢立論深透當時治理

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强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强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

此轉高

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强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

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意於此以矯當世

方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於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罰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

有歸宿

不可無此段乃是自脫

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

校首尾

此段覺淺緊要

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常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逐段發議論剴切精明中引七國事最當人情其後子瞻子由兩公論虜情往往如此蓋當時宋室卑弱每樂於賂而怯於戰故蘇家父子兄弟之間其說皆一轍也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通篇凡三段此一段是冒子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

此一段原虜情凡四節

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空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㬪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

此處有一結以束上文下復翻起

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十人而彼不以動其心

原敵之情欲發而不

此下揣摩敵情言言曲中

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恐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痛切）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后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

反覆議論

少得好

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

審敵之策不當賂而當戰

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正意在此一段前一段是此段之首後一段是此段之尾）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下略說此下文翻起）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

此一段詳言審敵之策凡四節

以下援引甚激發宋朝事體

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目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

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驟驟乎

宛轉說來至此始大發之

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

自影

反覆議論

前言勿賂當戰此言戰之之策

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淸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

見戰必克

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鏦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

茅鹿門曰此處却不痛切明著可惜

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道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枝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獘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老泉權書十篇衡論十篇幾策二篇獻之歐陽公歐陽公因獻諸朝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今權書取其五衡論取其四幾策全取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四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老泉先生集

上韓樞密書

樓迂齋曰議論精切筆勢縱横開闔變化曲盡其妙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林次崖曰主意是説當時兵驕難用深諷韓公以駕馭之術其議論多出已見未必純粹而才氣豪逸俊偉不可當後生熟讀可發才思

唐荆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

陸少石曰此文似西漢書疏雄辨可喜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説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剛而無責其纖悉蓋曰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以水譬兵

看他用此八個字都移易不得

説兵情極透徹

百十句滚作一句才高而氣雄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疏導之時）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收斂之時）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言收之難）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用兵決勝之時）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起之易）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養兵不用之時）不義之徒聚而不散（收之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言起之易）

切証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照應前譬喻）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此處承上接下最妙

此何術也四字是四顆明珠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接妙）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語壯）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用此句結定了下便轉）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卷兵久不用可畏）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輙隨

說兵驕之態甚辨而曲

此下規韓公切直中有委曲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看他造語）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
睊狠顧莫（雖不深言而意自宛切）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接下妙）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於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不貶倒狄公）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病源）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權心而大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又以戰守二字繳之則文字不困）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回斡）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

（樓迂齋云徧六經無此意是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更委曲）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慮好名）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有此節方回護得人主恩愛不然則爲姑息矣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隋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看此文須看其曲折處

上冨丞相書

此書全是論體昌言直諫之中寓委曲柔和之意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其可憎

樓迂齋曰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秤停得斤兩好冨公爲相頗欲更張庶事羣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爲之憂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

間架鋪叙好

難了又解解了又難

此下入正意

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冨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

此句應在後

如砥柱立中流

人情難處所以要和其不平之心

一篇主意只是和其不平

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

以召公之賢管蔡之親尚有不平之心周公方且和之

後說

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鄉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

引古今事一勉一戒

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警策）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

妙

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殁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寓意前必有說句）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含不盡意）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以令尹子文興起余公

上余青州書

老泉行文多各自爲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態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推上意再說則文勢悠長）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用前意變文法）

余公由富貴而貧賤由貧賤而富貴處之裕如者惟書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也此意却不說破直至後面方發明

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横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

適逢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

言常人不如余公舍自在之意

粘上文引下文全在此

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於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

富貴不足慕貧賤無所歎君子當習於其榮而狃於其辱舍自任之意

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

收前意論美

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方纔說盡）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錢東湖曰韓文公上于襄陽書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其與邢鳳翊書云布衣雖甚賤而不諂王公雖甚貴而不驕此書從此變化至於引鶴一段議論尤奇

上王長安書

峻潔渾成無一剩字襯語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氣昌）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解得好）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好）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收得好）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

以賢公卿望王公

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說明）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牽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

以賢士自待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以賢士自待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反復論辯皆歸於至理篇中意思雖多只是說厚葬非禮之中不可狥世俗之見以傷先帝恭儉之心遺百姓供億之煩耳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漏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

子長語

此是薄葬本意

兩提先帝節儉處最爲中的

刀鋸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使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

辨得倒理勝詞亦勝

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

一總更佳

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

引歸韓公

使事切

呂雅山曰自首至尾十餘轉正大委曲可爲論事之準

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宗方城曰此文氣力大朗誦一過令人文思勃勃

上田樞密書

說不負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自始至終由一線而出而波瀾之所流洛者或疾而奔或廻而婉有無窮之妙如此之文古今不多得也

林次崖曰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小文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餤後生熟讀不爲少補

謝疊山曰首句是一篇骨子占得地步高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文法如此變）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

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葉

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快便）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鋪張偉麗）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

三天字應首句一天字

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一摠氣弘詞暢而意足）

文氣大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好）爲人憂

孔孟不肯棄天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語壯）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

後之學者多至棄天

饑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看他轉處）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鋪張偉麗）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

謝云此一段筆力尤高

言天有以與我故不

敢棄而亦不褻

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恠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
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
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應首句）
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

老蘇自任大文章亦大

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
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
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
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

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孟子然而無有乎爾意）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
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
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關鎖棄天褻天）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

段段相關一水不漏

事（關鎖逆天）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
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
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
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終上其書）執事

在人意

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終上吾何知焉意

緯文瑣語曰蘇明允文馳騁七國而下以議論爲本如杜子美詩備成一家之作變態不窮其文有質處有跌宕處有深奧處有明白處有馳騁處有安徐處有文有質有理有事自云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厚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蓋實語也

宗方城曰老蘇與歐陽公遊只是文章一脉相知故其以書通於公者只叙其平生文之所自得

上歐陽內翰書

此文凡三段前一段叙諸君子離合之故中一段歸重歐陽公之爲文末一段自叙其文章之所得總見已之所以求見歐陽公者乃當世之大賢不可不一見而實其平生之素願也其行文處婉轉敷揚描寫情素千載如見

林次崖曰此篇叙欲見歐陽公之意甚遠中間許多曲折其平生經歷亦固可見詞氣悠揚敷暢不似他篇峻絕豪邁熟讀再三趣味愈長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嘆以爲天下之人不

一篇把柄

合　離

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

范公之相由歐陽公諸人之推揚范公富公之在外由夏竦之離間

合

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又翻起）其向之所以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

情辭婉轉可愛

遞入歐公處婉曲如畫

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敢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收入前面意思）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

此下稱道歐公之文見巳之所欲見者如此

評論許多人只是要顯出歐公

也。（大轉身）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

此下叙巳以文通於歐公之意

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自成一家）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巳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巳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把下意翻起）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巳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

再觀歐陽公所作老泉墓誌可知老泉文之所自得

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

又把

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

下意常起

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何如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回顧離合意甚妙所謂千里來龍到頭一穴

先以善者興起後以惡者戒之

欲化鄉人先於齊家此積之本末而施之次第

蘇氏族譜亭記

此文剴切明爽最當人情先後鋪列俱有次第

此又明允集中之變體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托老人立言妙妙

文格直辭法幽宜摹畫之為作時論法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萬馬奔驟一鞭而止）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粘下接下）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

收處好

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懟而不容者也（合前意妙）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記

樓迂齋曰辭氣嚴重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唐荊川曰此文二段叙事二項議論二項

林次崖曰代天子言就是天子氣魄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伏根)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伏根)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

叙事簡嚴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伏根)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好議論好句法)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墮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善狀)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此下議論皆從上叙事中發出)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此下兩節凡七八轉轉處極妙如風之挈雲如珠之走盤

雖稱道張公實回護

蜀人筆力姊而確

樓迂齋曰出脫得妙老蘇是蜀人故此一轉尤難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激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齊魯之（正天子所云無助變無養亂不可以武競而張公至蜀所以歸軍徐守者也）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樓云此兩三轉尤妙）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

說不必有像下解不可無像此

一節最反復激昂

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引歸像上）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樓云十分精神）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有力）蘇洵無（妙）以詰遂爲之記（學史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宗方城曰老蘇張益州畫像記其文勁悍渾深有西漢人筆力詩衍文義有幹有華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廷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

茅鹿門云信陵君是太史公得意人本傳亦是太史公得意文余於此篇亦云然

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是何等情）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記

樓迂齋曰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峯比父子三人

林次崖曰說一木假山必經歷許多磨折跌蹈然後至士君子之生於憂患者率如是也毋亦見二子之終身坎坷而爲此言與終之曰有所感意可見矣文字嚴急峻整無一句懈怠愈讀愈不厭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

唐荊川曰文勢如累棋

前一段重一幸字後一段重一敬字

自前至此凡六轉

又翻一層筆力高

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轉更高）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妙）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主意

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作時論鋪敘轉折照應之法盡在此篇中學者叩之而得其脈下筆當自過人

楊升菴曰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字說一篇

仲兄文甫說

樓迂齋曰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

妙絕古今曰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功言僉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在此數句其放之也有萬斛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矣

林次崖曰風水相遭形態千變不求文而文生焉誠天下之至文也然非老泉之胸襟筆力孰能形容到此至以立功立言結果此尤高世之論非止文章之士矣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停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

此段文學莊子

合言風水

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四如字接相推相淩說）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二如字接旋辟相顧說）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頃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六如字接橫流宛轉說）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一篇關鍵）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又轉一意）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

文出於無心方爲至文下皆發明此意

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此轉尤精神）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借二物形容不如此易得枯淡）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結意尤高真是百尺竿頭進一步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宋潛溪曰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已千餘祀樹質將盡獨眞液凝結斷然而猶存愚爲老泉此作足以當之

樓迂齋曰議論好筆力頓挫而雄偉曲盡事物情狀

老泉與昌言故人也故其文多感諷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

敘前後離合凡四轉而感慨係之

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語壯）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語壯亦是老泉平日之志）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謂我言曰既出境

詞寓規諷

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語壯）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合下說大人則藐之之意）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識高）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況於夷狄四字結得盡

12238

静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四畢

中华古籍保护